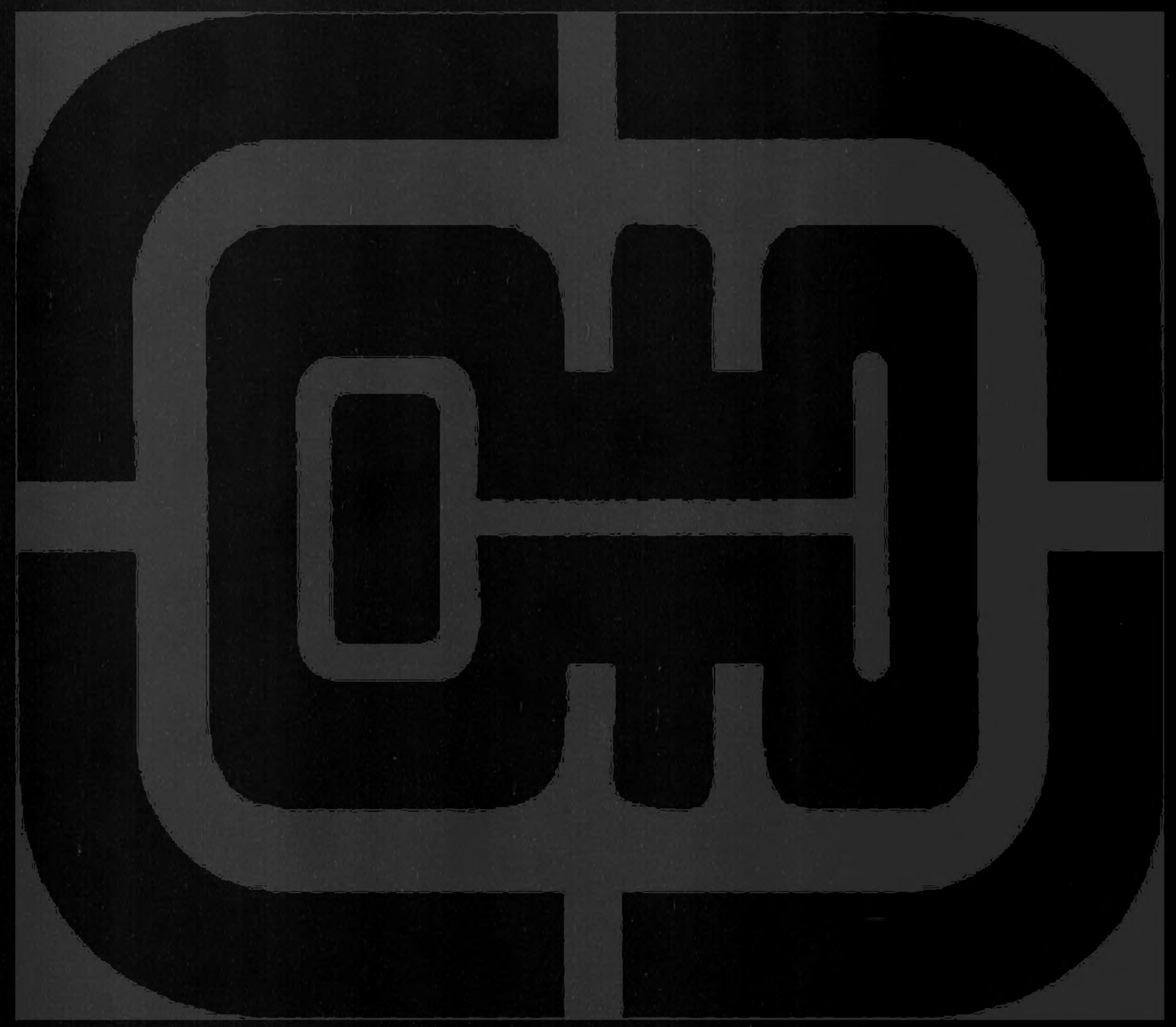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十三

誌銘

封通政司通政谿橋王公墓誌銘

温州未嘉英橋之王氏有老而號谿橋翁者生爲鄉人所榮而交慕之没相與哀之而祭之於其社翁嘗以兩子武庫君司成君貴褒爲封君人不稱其爵命而稱其居蓋以德掩其貴也谿橋未爲翁所治潦水鍾之浸爲廣斥過者不睨翁獨售焉斬蕹決垢汚作室於其間時猶貧也而繩板之所樹引尋尺之所圖度深廣而高衍或疑其壤之不吉以爲翁憂又有笑其側者曰胡所取財而室巨如是

其爲築於道傍爾矣翁聞不顧治之不倦今之輦葵變爲
暈華之華垢汚變爲堊磩之美而位置觚陳滿其繩板之
所至尋尺之所揆無少缺失器幣服物僮指玩植以充備
其中亦稱向之憂且笑者或已不及見而使他人追訾其
愚其及見者皆自悔責其識事之近量人之淺而益以翁
爲不可及也始喪其父封早孤而家又貧也奉母周氏兼
畜諸弟經營毛密母常足甘旨而諸弟衣食甚均其意氣
暇裕無纖細苦急之態遇有當費曾不恡情力亦副之於
人無所忤而當有勢者在前亦漠然無所詘愧也其後富
貴矣足以放其慾以夸世駕俗見謂得意顧獨悃愊自好

不以侈張具耶娛快故輕糜貨用其遇物尤醇與敵以下
爲鈞情慤而貌恂非繆爲恭愿賢童兒口吻收不驕之聲
而內存矜喜有不能制時肆發而竊露者也其和氣內溢
老而彌盛目光燿煥深夜廣坐烱然與炬相射鬚眉龐皓
顏如渥丹觀者皆驚爲神綽意曠度濟以溫色亹亹談辨
間出於嘲謔絲竹雜作嘈嘈喧耳聽受有節賞工摘誤與
少年好事均其精谿橋之居既大翁以德齒爲人所尊事
媚愛往者輻輳門無停客舉盡賓際宴游之洽微時所識
有所不給咸以翁爲歸施貸賑卹不自爲量歌舞其德所
在有之故其歷年滋多備生人之歡嘉而不得者不以爲

怨翁既富貴尤念其所自曰微先人積德以遺我胡以及此始祖其高祖其葬久矣墓茀不治惻然追新之治其曾祖珙祖毓之墓尤嚴而割田以入大宗之祠必選其腴美諸費甚鉅曾不以一銖髮歛其族人蓋其行誼篤厚如此嘉靖丙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去生景泰庚午閱八十七年矣卒之日弔者數千人哭無不盡哀者其仲子國子祭酒激以聞於上爲賜祭葬寵之以閔其孝公名鉦字九思封通政司通政卒之年十二月某日伯子澈與弟激沛卜吉于先域半山之原而與恭人張氏合葬焉恭人故相張文忠公孚敬之女兄德壽配翁有孫五人叔樊叔程爲國子生叔果叔杲鄉貢士叔本庠生可以知爲善者之所享也葬之日鄉人相率祖奠于途引柩而泣者數百人紼長數十尋不勝執已葬則相與歛錢爲祠繪象祀焉蜡饗賽饋必俎豆之期於久而不廢蓋英橋鄰壤之五都瀕海而居其土積鹵其業宜鹽故置場名永嘉以榷之其民籍皆繫於竈歲賦鹽入廩轉餉塞上徵以其力之所出而不責其非有而近歲有司重以折色之徵椎膚剥髓不能充也公謂竈地半坼於海民輸其有已不贍而重以折色是責米於盆缶鑊釜之間非其出也爲書具言竈民所以窮迫不堪重賦之狀甚明切以上于朝天子覽而憫之下其書浙

東均折色於諸縣之不爲竈籍者五都之竈民得以不徙死故其葬五都之民送之尤悲挽柩行者累踵駢肩恐不得負紼爲恨又無以自慰而圖祀之於社以記不忘嗟夫士有當勢得位力足以施於民而卒無一善狀其生爲人所詬嫉至於死猶追數其過以咎之何限其不足懷於人泯然以死而人不知者又不知幾何人翁無尺寸之柄而没有以得民如此不獨其行誼之厚其材亦有以踰人者是可銘也翁之伯子武庫君不遠千里寓書於予曰先人之葬圖所以告諸幽者非得能言而可信於後之君子不敢以託故葬既久而未有所託今敬以託子矣武庫君之賢而多與海内之名公雅故所以重其親之終事而其請銘之言如此予其可辭銘曰

深坎而周封以爲之宫其藏之密其樹之崇千百歲之後過者必恭相栢與松

張禾山公墓誌銘

予昔以試事使廣行掠清遠程鄉之疆問爲邑可記爲誰莫不曰正德間張知縣賢莫能爲其後予名其名記焉及以叅議至江西謁入張公也貌莊而不矜笑語豁岩矩法肅如問所以治縣使後莫能爲如何公答以心誠在民隨事盡力耳其所爲發擿伏隱撫兇誅憨方畧人驚爲神遜

不言也顧長者不敢質比訪其居環堵蕭然雖以貴體苦約如寒士遇鄉人恭而情素披見勉善諭非如已得失南昌人言鄉先生之賢又曰張公也予旣閑居一日公之子祠部君自京師寓書山中曰先公將葬非先生銘不敢葬予發書涕出公其已矣聞訃不及凶不能寓弔敬按其弟大理公鏊之狀叙而志之公名卿字敬之高祖希孟曾祖簡明祖英賢世以愿朴濟至封主事公益喜儒業生公與弟鎰錢及大理公鏊張氏有姓於南昌徙自臨川百五十年無顯者及至公以貴封其父記爲主事教其弟與子皆貴大理公德學爲當代名卿能狀公之行事以傳子緯以問學清修爲禮官有公輔之望又資二仲弟使各以其勞力取官南昌言氏族張氏在甲乙其前亢後貽由公力也公始爲舉子學以講究歸趣爲主文能達其所言而該洽羣書尤號贍博張東白先生一見其文異之曰英賢有後東白於公之祖友也督學邵二泉公試寘高等辛酉舉于鄉爲親謀祿以壬戌乙榜銓授岳州訓導正席謀難士駭所未聞異舍及外庠士皆相戒來就張師講舍不能容作爲講義使博寫轉相授其教不專爲課尤約以禮法躬自爲率及公門者多以知名擢知清遠縣清遠最號難治公至即罷絕餽例示不可撓剔求縣蠹弊盡得其根節穴實

芟伐掃窒豪胥黠史咋舌不敢動廚傳不飭賓至使無飢而已賓亦知公在邑菲惡自苦不敢他望或有起敬者而三司公人往來多倚總督大臣中官勢貴之重狐託邀索過他邑張甚入清遠界加肅公以例給之公人亦自喜曰謹如例省費視舊十八民有賣子輸均平錢公出俸贖畀之罷其輸邑故置廠榷鹽奸商往往匿詭規利公受檄視榷與爲期法毫髮不得漏羣訴臺史幾以憾公公不爲變商卒不得售奸軍餉倍增興學教士獎誨有方每值猝懲其爲諸士談經校藝輒盡所長觀者第見其暇豫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俘獲日至而盜不衰都御史林公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宜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公程鄉清遠人爭于督府奏下爭莫能得怨歎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固聞公名不敢迫公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玉饗公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玩侑千金爲壽公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當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牛貿田器爲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如獲賜公笑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爲魁與其黨伏拜曰顧如公教棄刃狼籍呼聲喧谿谷

爲留一月夷保隳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目其民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師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久之或有竊發發則以計縛之便得民戶不夜閉損刑薄斂詔所綏附如清遠而誘督士者以問學尤加意雖新民子弟多彬彬向風矣以政最拜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名法綜練明而能斷同官多從公咨議一時以爲法師有大刑獄尚書非問張郎中莫能決而公遇事好諍剛侃不阿權貴無所得請積有忌者遂致其官歸空囊至家或爲公不堪公慨然無慍容然公教一郡令二邑去皆見思尸祝不廢事在名宦之志即使都大位饗重祿尊顯膴厚而無稱於時所得孰爲多少公性至孝自始學以至宦歸事封主事公及妣安人某氏隨力豐歉養必竭情立家以清儉詳厚爲法而婚喪葬祭必考於禮子弟遵之家法名於郡中年六十有七而歿子長統金鄉縣丞次綬太學生季祠郡君也女適諶騰起玉緝曾一鳴孫男女九人公之既歿大理公方以參知旬宣嶺南清遠程鄉之民羣走參知庭下問故舉聲哭退而哭於其祠盡哀祠部君始爲主事聞計於官岳州之士在都下會哭主事之筵人孰不死孰如公死而哀嗚呼是其可銘葬之日爲嘉靖某年某月之吉壙在錦

山之陽銘曰

世降材難吏失職維縶手足窘微纏寄權胥史若厮役居常茫不措一畫况仍凋荒乘盜賊有以口舌代芒鏑片言脫口萬甲釋呼還流亡起枯瘠生蕃殖阜出俄刻孰媲厥績監在昔膠東渤海舍誰匹後欲論著存史則有徵其不在斯石

廣東廵檢涂靜軒墓誌銘

予一日行游野外至窰市登所謂槐市山者岡盤隴逗茂林繁薄之間有城佳哉後墓而前廬直欵其竊入門門内闔外植石爲表題曰涂慄齋翁壽域洎子靜軒公之擴涉唐歷階主人深衣練冠而出揖乃予嘗所與游涂君思謙益夫也予曰君之親葬耶乃倚墓廬而居也益夫曰未也吾祖卜此以待曰樂哉斯丘冢子吾甚愛之又長也不宜遠我死則淵也從我冢婦朱氏從吾妻葬焉淵先人之諱而號靜軒者也先人歿十年矣以吾祖之命不敢他葬以吾祖之存而不忍前葬也謙也聞之未葬服不變而吾祖之存也故爲是衣冠以處手植墓木日護月撫見其茂長躬治堂寢朝糞夕除勿使穢蔓所以用勞於吾祖而致哀於亡父也且亡父之志有甚足悲者父少魁岸負奇氣不樂爲齊氓期以功名自顯閉戸讀誦窮日夜不輟至懸髮

屋梁以警睡其自苦如此然輒試輒黜慚沮發憤怒罵擲
研裂卷棄去從掾史得一官爲廣東梁家沙巡檢戴冠束
帶歸拜親於庭下意殊歉吾祖望見冠衣儼然官人也爲
發笑見齒父始稍降慚憤曰亦足博吾親一笑矣其爲梁
家沙及再除神安鎮譏禦非常之外不邏索人一錢曰小
官何足爲名聊以明吾本志俛而就此者不樂爲齊氓耳
非汨卑冗以牟纖細者也晩學爲詩不甚求工解亦以自
別他掾事刀筆而不曉文墨者尤破去岸幅好傾蓋與人
爲歡若恐人知其爲是官然此其足悲也予重益夫之詞
有禮而能言其父別去踰年而益夫哀衰俟門容戚詞哀

拜而不起曰吾祖與父今將同歸於此土矣吾父之志不
能以儒業顯卒由掾途知其抱慚憤以至沒也思謙不肖
又無以發先人之志而慰地下之知惟得大人君子書其
姓名納之幽爲足以塞其慚而蠲其憤日夜念此至熟必
以累先生矣且辱志吾祖之葬敢并以請予不得辭乃一
日而銘涂氏父子兩世銘曰瞻彼墓矣其佀而碩形魄沈
墨維此之宅瞻彼廬矣旣靚且蠁氣清揚兹游之鄉神
之游斯父前子隨坐聊立耶僾乎有儀其呼其唯豈曰無
知式燕爾後惟慈及孝蘆菼寔勤滅裂匪報視此銘詞不
尚有詔

庠生杜純軒君暨男思恭婦謝氏墓誌銘

夫文之施於志人之墓所以誄名德善譔記功行告之幽宜以章輔世教非徒狥子孫之哀慕而姑副其不得已之請而已其義不出於是而君子猶爲之文者蓋有憫悼凶短矜惻淪喪明其人之不幸非出於不善之所致則惑於命而昧乎天者不緣以自託而爲放而彼凶短淪喪之人既無才能氣力之子姓足以爲死者地而偶有婦人女子之賢者能自約於艱危顛隮之中卒以有立而克終其人之大事則君子尤悲之所以寵其死者以慰其婦人之有立亦文之義之所存也嗚呼此杜純軒君楷正夫與其子思恭之墓所以得見於予文歟君年二十八而亡思恭生六歲耳思恭復以二十六歲而亡有子四歲竟殤而君之世絕於是方君少時自力爲舉子學通毛詩大義爲學官弟子其守身勤行歛然在人後然意不能無望進顯以一經起家也而遽夭矣思恭知讀君之書而死彌早蓋君之父子退慎儉節非有傲侈之過以傷其生也生於世之日淺雖未有積累之善以求福其處心措行未嘗干神明之譴而卒殄其世則所謂不幸者耳思恭之子既殤而世絕故君之父子與思恭之妻謝氏之喪纍然在殯久之而今始克襄其事於潘氏之手潘氏君之妻予所謂婦人之賢

能自約而有立者也思恭之亡謝氏年二十耳能抱其煢然之孤嬰矢不復貳雖孤已殤而不忘其矢固女子之真而不惑亦由潘氏之守已不亂先示之倡而相依以存於義爲易安也惜其年不永後思恭十年亦亡蓋潘氏以一婦人處其夫與子與婦之變備極人生之毒痛而卒能有立信可賢也其將葬知來乞予之文而命其嗣孫之父思狷因莊君宇毅以來其知之所及又若此潘氏擇於所親之子曰學訓以奉思恭祀事而繼君之世學訓思狷之子也思恭有女一人潘氏爲選所歸而得壻莊孚誠爲顧新山司徒公之女所出實介思狷以乞文莊君者子也今其

塟以學訓嗣子之孤告于祖赴於姻黨幼未能事事思狷頗佐潘氏執其勞役其乞文能得莊君介以來而道潘氏之志甚悲而有禮墓在鳳栖坑塔子山之原其日爲嘉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而思恭四歲之殤子克舉亦祔焉是可悲也銘曰

奄然而早亡纍然其多喪黯然以同藏惟婦人之爲襄嗟其永傷其有不傷有此銘章

石母洪孺人墓誌銘

石君華嶽申卿謀塟其父潛軒先生能得貴溪江午坡公以達之銘可以塟矣而以其嫡母洪孺人之銘委予予謝

不敢午坡公以才名雄海內予所畏也乃使執筆頡頏其間不亦冒非任而忘所畏乎申卿再拜言曰知我者於海內惟午坡公於家惟先生今父母終事不得一言是無以明不肖之受知於先生也潛軒公非華嶽與弟喬嵩無以衍石氏非孺人無以有嶽等孺人之德在嶽等與所自出之母其功在潛軒公與石氏之宗先矣孺人歿華嶽僅七齡已知哀思哭泣今長矣不至無知識飲食坐起未嘗不思思未嘗不涕出華嶽雖六七齡孺人已預待之云異日當如何今尚如此也無以報重賜慰遐齡惟使其氏行一挂名賢之筆庶其有以慰也華嶽亦藉以為報矣予愧不敢當而不忍辭其意予觀風人所詠葛藟勉治服之儉卷耳明審官之志蘋蘩敬祀事之修而其德在於關雎蓋其反側憂思求窈窕之女以佐君子為之琴瑟鍾鼓以樂之所謂不淫於色無傷善之心是為婦人之德而首他行也江沱之媵有不以之悲小星之御有宵征之勞然以際後悔之恩沾在公之惠猶歌之以為美而刪詩者列之二南亦足知有德之難也世衰俗失教不及於婦人有如孺人絕去妬娼歛已專居以安諸侍之笄簞使薦君子蒸和委順卒見詵繩雖位分儀等與風人所詠不同亦媲有其德矣他行不著固可知其兼之也如孺人之德而使當上世

之生逢能言之媛必有播於聲歌而垂之無窮既其不遇則亦安可使之不一出於予之筆也哉孺人生成化己丑四月二日生五十二歲而殁爲正德庚辰八月十四日殁十八年而葬爲嘉靖乙巳正月十二日銘曰

毓名族緊洪氏家仙嶺越百禩父敦素雄于里選所歸石之子恭爲名敬夫字蚤業儒晚不仕家既落中復起衍其遊居無悔胡能然内佐以饋職共絶惰侈仁且惠克具美榷厥最不妬忌蕃他出覆由已逝不泯受多祉子華嶽譽髦士如圭璧蕃四邸繅蘊藏待薦侑喬與嵩孫齔齒梧竹間鸞鵠跱椒條遠初聊耳考吉卜辰艮只從其夫令終始鏤貞珉告勿毁世囂昏尚視此

淑閒吳氏墓誌銘

嗟乎世衰倫廢而兄弟之恩缺人各有心彼此乖向如張駢角之弓翻其相反豈獨其人之罪哉亦敗於室中之多搆蔽於惑而害其好也雖以姜肱之篤行繆彤之至性猶不能無畏於是況他人乎以吾所見鄉人兄弟之篤如尤懷樸公琮與其兄弟璋衰世之僅得者也今得其子麒述其母淑閒吳氏之事行而尤知公能友其弟蓋有所助云淑閒尤公室也善順其夫曾不以意志相違異非徒色語無忤而已尤公兄弟共炊而食自勞其身轉貨浮巨海出

東方歐駱鄭甬之墟授弟其柄使握家政淑閒盡歛公所轉贏金與他財物置篋緘以一鑰持鑰牡畀娌氏使恣出入不問其何所爲也方其豐時一門衣食饒沃獨儉已爲倡不以共財故有所溢費以自快其後尤公轉貨漸折家無所入益困淑閒未嘗貌慍或追過豐時誰所出入有不實也故尤公於兄弟之好終其身不敗淑閒尤能事其姑而迎其夫之意自買妾以侑其寢生子麟撫之如麒麟於其友也故知其母之善確而不誣於其塟來乞銘義不能辭況其善可銘也乃諾而銘之淑閒生成化丙申年七月初三日卒嘉靖壬寅年十一月初五日年六十有七而以丙午年七月二十八日祔于尤公之兆其子孫生出兆域背向吾友莊君采志懷樸公之塟具矣銘曰

分割以爲能家離閒以爲善內教不行於中閨習久昏於此世胡不視乎斯人庶有泚而知悔我銘其幽其貽其誨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十四

墓表

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其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識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

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爲順羣執羈絏御衛縻奉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鉞無脫者而國勢尊輩曾靡障陴戊壘之隳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

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爲苟遁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爲之拚也公之存不爲晉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某始從公之族孫鄭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戲欷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拚爲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鳧公既決棄不復顧

懷齒髮骼齒化爲朔陲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鄭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葛施石而狐兎穴室牧堅樵子頑懵不靈將有箕踞嘷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爲薪標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慼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子謂公之魂氣旣當棲遊於茲阡土魍木夔猶知呵疵崇護而不敢狎而未免於罔陁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顚踣或不幸而什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薈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諠詫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鄮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

南海處士陳公名濂有德而壽其在　毅皇帝朝令天下入粟實邊酬以冠服翁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服有司以令格強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優詔養老而翁以年七十巳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厚給酒肉綿帛如詔旨既老且榮爲州鄉長者其家又殖而孫子蕃茂姻壻盡得名家子尚書湛甘泉公道德問學爲一代宗工呼翁爲舅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娛嬉一門之内和氣旁皇翁不惜以錢予貧人而好教人以善黎氏能諭其意而力佐之鄉人無親疎長少咸難陳翁夫妻兩人之賢而重歆其福然翁自少時始脫丱童即遘家禍同里鍾姓者與巨獄以搆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于原勢不可嚮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蒙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患其少弱不能與仇爲理公不爲止榜笞楚毒甘若食飴繫獄十餘年無幾微悔沮色爲同繫者所覘同繫故仇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父兄竭力營救雖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意告父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父母亦然所辭且爲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不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絕之非人所爲吾有俟之

而已翁既出而黎氏歸翁嗟乎此兩人者其於爲義可謂堅苦卓偉矣予觀先生制爲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修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撰杖屨扱帚箕奉席執几帶觿佩礪極卑而甚勞以爲少者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於蹈義發憤赴難而不悔禦侮而能勝非童子職也魯人欲勿殤童汪踦而仲尼以爲可也君父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是先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爲難者也至於婚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爲兄弟使妁致命禮之教人非爲僞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釋也有期先王謹婚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之禮焉推此義求之則壻有陷辟之凶縲紲之免無期而衿帨之申難俟其不得嗣爲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不尤可以爲難哉嗟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妻兩人則豈有擇便苟活後君親之患與夫中道相棄婚姻之道缺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沒陳翁兩人之事固予所欲著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泉州通守陳君也君以文學爲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顧獨深好予文予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

敢愛顧予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爲之論著其祖父母之行使歸刻石表之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封郎中鄭殖菴公暨配伍宜人墓表

往予謫倅常州今戶部郎中鄭君汝德爲縣於無錫余以事至縣縣人言其尹不多扶人櫝朴棲於廊間庭中諍詞常空矣尹故早起晏休無朝夕變細民一物之餽不敢至其室予既善鄭君得其言於縣人私以爲君藉且勉卒之君謂予曰此非普之賢維吾父母之教始吾至縣頗嫉民之不如法者杖之患其不痛吾親聞之輒戒曰夫孰非人之肌膚痛在人之肌膚而心不少動何其忍也且民不如法教之可耳烏在杖之痛乎吾以親在邸數入內問省輒止之曰堂上須臾不坐縣官庭中門外之人積矣有裹飯繭足而來者卒不得見縣官腹枵然而徒反事安得不滯而下之情安得盡也吳中人士最善治琢巧飲食一日有士持餉以見吾受而進焉問何所從得此非舍中具也吾以實對且曰是士人可與禮接兒爲親故受之耳終不肯嘗曰吾家故疏糲今每食有魚肉蔬豉口甚甘之此非所常食當不甘也固勸之乃言曰吾非不甘顧而爲縣於此乃以親故受餽縣固無他士人乎是可以禮接孰非可以

禮接者而胡以拒其他民將覘意瞷間有獻備味當漸廣而雖不受彼已費矣吾終不食此以杜其後蓋普之能不以刑毒其民而知勤於政慎於取與非敢自賢實重吾親之訓勉而不墜云爾越歲余有山東督學之行過縣問起居鄭君曰歸矣始吾親之來非以就吾養蓋以視吾爲政既以兒爲可教也遂去不復可留曰海濵之廬將穢田園其菜矣吾少所治習其勞而安焉糞除芸植還吾舊事豈以而爲吏輒忘故所業苟耽微俸之養遽渝吾樂之常哉蓋鄭君之父毋所以自安其身與諭其子者其言如此鄭君既以賢進顯於世爲郎尚書省天子嘉之若曰維吾有才臣能其官其封鄭普父其爲郎中毋伍氏爲宜人吏部司封郎中行其事久之鄭君喪其父未畢喪又喪其毋其銘父葬得故少司徒顧公新山爲之而張司馬半洲公爲毋銘蓋鄭君自力於世以褒顯其親又託不泯於名卿之言足以酬劬燾之恩而慰其無窮之情事矣猶哭而告余曰願有以表二親余既得其安身諭子之詳可記也而與鄭君相好久益深其胡可辭乃爲表於其墓曰是爲封南京戶部郎中鄭公之墓字曰某號曰殖菴配曰伍宜人

林履坦處士墓表

士之篤行敦常不斁其性全其所受之懿以自淑而沒其

身卒以所處卑約無所聞於人者多矣其心之憾與不憾蓋有異焉有以淑其身而亦有所冀於外與待於後於其無聞憾可知也不冀於外無待於後闇然以自淑不知有聞之可矜而奚憾於無聞誠於此無憾而後可信其爲善之足於性足於性而爲善則其所爲有以得其性而止耳非有過制之行離倫之跡以動耀視聽而驚傳詫也蓋吾門人林松喬年之父履坦翁諱玖字文玉者世居潮之揭陽生而才諝以習藝而戰於章縫繩尺之場可以得志而不樂爲也文墨諷詠以自娛而已其心力智策與市人計舉廢而算贏縮足以斧鉅耿羨而不屑爲也衣食不逆爲量殺以自給而已其信義情欵以連結羣伍平決紛鬬足以雄長爲衆仗任聚徒邀黨而不願爲也悅色柔聲諭人於不爭以自安而已故其居世常樂而無可憂畏之機其與人常親而無可忿怨之境而欲名一節一行之奇以矜道說則翁之所爲若此宜其歿久而尚未有聞也此所謂含和葆光晦於人而全乎天者彼一節一行之奇其矯咈之僞刻畫之勞方爲天之僇民然言者往往喜述彼而忽此此吾所以爲翁表其墓也翁雖無所待於後有喬年爲子其所待者遠矣喬年砥淬名行以進士兩宰巨邑專以仁愛廉決爲民不求乎上以獵時譽其鬱積久矣進爲通

顯以承寵褒賜翁尊榮且有日翁之天且將不純而畸淆於人乎吾及翁未受寵命之日爲此文以表焉蓋猶純乎天而未雜於人也故表之曰履坦林處士之墓

陸義姑姊表

昔聶政之姊不惜一死以顯其弟之名觀者莫不感動歔欷謂其姊亦賢女也人皆以爲能知弟之心而與之同其慷慨楚屈原姊女須罵其弟以忠見放世或以嬋媛爲不知正則者予謂女須之罵非反也乃合也彼蓋深嫉上官大夫子蘭之徒蔽賢讒正交賊其君以忠爲邪使原至於顛沛羈離而不得容怨懟感憤無所自解而託於詬詈其弟猶云是孰使汝至此極者而汝胡爲其如此也蓋念之甚傷之至而豈以其弟爲不當然耶予於陸義姑姊之事益有感云陸義姑姊者長洲陸浚明之姊也陸君以譴居夷而其妻没在吳有二男女子方幼不得育亦死矣義姑姊含其家以來爲陸君育其男女子竟得不夭死漸長矣又爲教以男女所有事陸君量移過家悼其妻之亡而子之無所恃也欲不行義姑姊又勉使行而居陸君之室撫其男女猶前日陸君伉直不偶於時竟謝歸始得自有其子而義姑姊復其家吳人覽其事而義之以爲猶古魯義姑姊也故名之曰陸義姑姊而陸君尤痛悲其以譴故累

其姊事之如母終其身以明德之難報自爲之傳以顯之使聞於無窮方陸君爲諫官好言事言皆當時所忌人噤不敢出口者而論柄臣姦利誣罔罪大宜累四罪之討言尤危壯故得譴最重謫置夷徼義姑姊蓋嘉其弟之能以直守職不有其官而已亦不有其家以輔之示與之同其慷慨而所以寓其怨懟感憤之意猶曰是孰爲此虐者播棄諫臣使不得保其妻撫其子而吾一婦人者爲之子子而周旋也其致疾於用事之臣意尤深且切焉正與楚女頌罵弟同意陸君幸不以諫死耳使其不幸宜不惜一死以發明弟之志深井里之殉又不足爲者此婦人之立節善道好古人大義而有天下之憂者非徒有天性之愛於其兄弟急難之頃而已予謂陸君之傳非隱其姊蓋嫌於自著故獨反覆於其恩勤男女子之德詳焉予特表而出之輔陸君之傳以行於以風世垂教豈淺也哉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十五

祭文

宗儒祠告文

夫子既歿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嘗所刪定述作者班班具存門人復記其所與弟子問答彙而爲書皆行於世儒者乃爲夫子歿而微言絕蓋書雖存而所以言者則不可得而傳矣其所謂絕不虛言也千載之下乃有三先生者心領神悟於聖遠之時使絕者復續其功偉矣謂先生之學不於所存之書得之也則先生之遺書可考而知皆得之於書也謂書之足以發先生之學也則千載之間讀誦

而講習之者不知幾人專門名家殆數千百而獨先生得之嗚呼先生之於夫子之言蓋得其所以言者矣聖人之所以言者不外於吾心之所同然求之吾心而有以自信焉則書雖不存而夫子之言亦不絕也況其言之載於書者班班存乎今學者不能內信其心自得於已割裂於章句之末矯揉於形迹之似皆棄於先生者也某早無師傳爲學已晚不揆固陋竊嘗盡心於先生之遺言豈敢謂能得其所以言哉惟知求之心而庶幾有以自信耳分部江州則先生之祠巍然於過化之地神爽昭嚴儼若一日不勝願學之志僭告斯文

祭洪蓮浦公文

是歲三月封戶部郎洪蓮浦翁老先生終于正寢其子金華郡守號呼跳踊棄郡人以南奔一邦之人悲不得留其守而恨天之不憖遺一老相與哭于水滸之舟次郡守君稽顙再拜以受邦人之弔乃以五月至家某辱郡守君之交既哭之於郵館復效昔人隻鷄絮酒遣力走致生芻之意就几筵而奠焉而侑以文曰修道盡倫絕不以人情參天性莫如聖賢之論然猶以有父子爲可以無憂也古人之作述固非後世所可妄擬而俄度要以爲有承戴於前後俯仰之際而情事可以不累則關百聖閱千載而無異

心耳然聖賢於此猶存其教焉所謂無憂者豈誠泰然居於其間而無所修明於繼傳之義哉夫誠有爲吾之父子者矣而吾亦爲其父之子與其子之父也前者作之非有述焉作將安付後者述之非有作焉述何所受雖居於其間而受遺履盛固亦兼有述作之事焉不然則祖孫相與爲作述而居其間者漫無所事不亦虛人道之一世而三十年之間爲缺陷鹵莽之辰耶古之所謂無憂者亦異乎後世之云矣翁以碧潭公爲父而以郡守君爲子世俗稱無憂者宜莫若翁所處之盛予獨謂翁所以爲碧潭公之子與爲郡守君之父固必有善繼而可傳者豈徒逸豫安佚如世俗耳目所誇詫榮華腆厚之享而以爲無憂無憂云乎哉某不及拜翁然辱以令子之故遣使往來忘年輩之尊而與之爲訊問交際一觴之奠不能躬致託於知生之誼而爲此文翁其鑒之

哭盧裕齋文

賤官卑吏世所謂困辱也材宜居天下之顯而望足以致天下之尊猶栖栖然懷一方之印食五品之祿雖非世之賤官卑吏然亦爲困辱矣其才宜居顯其望足以致尊而不免於困辱則必有所以爲之者權臣竊命而恣行細人挾數而微中是其所以爲者尊顯困辱皆自外至者也士

之所以立已而行於世者固有可以自恃而無待於外誠如是則其視尊顯也果不足樂而其在困辱也不能使憂蓋至於此則權細之人終不能以得志於賢者何也能賤其身而不能賤其心能卑其位而不能卑其名也若先生者所以自立豈權細之人所能得志也壽雖不從外至然有命焉非已所得與者先生於勢位尊顯卑賤之際既有以待之矣其視生死也亦若勢位而已矣吾輩乃惋悼悲嘆而不已誠有所怨於天而尤於人毋乃非先生之意乎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官守有次不能臨先生之喪而哭焉先生其來飲食之否

祭楊利約秀才文

吾友楊君一魯之亡予哭之既哀每臨其喪則哀不能止不敢往臨者久之喪且三月几筵將徹矣乃始抒哀爲文陳菓核殽酒以薦而告之以文曰甚哉君之不可以死而遽死也君少時即才雄於同游之間而亦以耿忌世方大驚其文而竊訾其人甚哉世之多蔽也論文不惟其據經合道而以雕詞繪句爲工論人不惟其好古砥行而以趨時合變爲賢君且以其大驚者自喜而以其竊訾者自疑自予之得與君友既熟其文又詳其爲人乃始喟然謂君曰君之爲人果不可訾而其爲文乃不足驚也然世之多

蔽如此宜其見訾而取驚也君乃以其自喜者自悔以其自疑者自信又不以其自信者自多不以其自悔者自止修其爲人而盡反其所爲文蓋數十年之間其爲人之好古砥行者愈篤而將成其爲文亦且據經合道而大異於昔甚哉君之材之志之難也世之學者以一人之譽而矜且怠者多矣以一人之毀而畏且沮者多矣君之爲文衆人之所驚然且不矜不怠而知變焉君之爲人衆人之所訾然且不畏不沮而加勉焉此予所以慕君而欲引君於道也君亦方有意於予言而天遽奪之使去可不痛哉然君之爲人既無可訾而其文已足驚其又奚憾爾逝之日

修短之悲不足爲言之矣

外祖李尚寶公發引祭文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我外祖竹坡公發引之前一日也主人設朝奠將以遷柩告其外孫某等免小功之服矣不幸有父之喪因服其重者入會哭於堂而特設饌羞牲醴以爲奠而告焉嗚呼公其行矣東門之野玉枕山之麓一杯之築隆其如堂窆其如房公將託魂於彼永歸而不反矣人之死也其魄則降其魂則升惟其備道全德完其所受於天而無害者魂升而靈爲神以昭于上而與天者游則公與凡人之死魄同其降而魂之爲神非人所得

而同者矣其神既靈而升於天雖魄降在地不可復化其所託而藏者亦必休祥所集孔固且安則玉桃山之築公其可以永歸而無患矣公其行矣嘉言篤行所以垂不朽而詒無窮者其已序次爲狀以行於世言不浮於事文足載其實宜公不死之神所臨照也公之存以備道全德爲時所尊信悅慕蓋千萬人而不殊然以私忌而毀之者亦一二焉公其行矣其神照臨在上其尊信悅慕者之衆非公之所喜乃天之所與也其一二忌而毀之非公之所憎乃天之所奪也彼不畏獲罪於公而知爲天之所奪必且自沮而知改矣嗚呼人之生死於世如行跡之去留惟其不朽而存與泯泯而滅者不繫於生死之間公之存於世者昭昭若是公其行矣可以永歸而不反矣某等所以告公止於此矣攀慕悲痛如何可言

祭林雲衢先生文

嗚呼披褐而玉在懷尚絅而錦爲衣含真蘊以內足胡外物之可希彼力制而矯慕終自鮮夫天機杳漸達之鴻羽瞻肅肅其可儀鶴長鳴乎九皐聲遠揚而天飛偉哲人之高尚豈世網之能羈乘華路以途泥安駟駕之驂騑茨桑樞與甕牖美數仞而華榱懷絜不易乎狐溫甘藜藿其如飴蔵道德以阨窮厥心亨而志違抱遺經以俛仰每朝哦

而夕披鑽有堅而必入探無賾之不窺時發揮於口頰亹玉屑而泉霏愚入由之智出虛往莫不實歸維井渫之不汲厘行道之惻悲虞氏久不爲政歌在野之式微邁年齡猶不倦獨懷此其何之嗟及門之吾黨辱刮視而誘携尊所聞之不及力歲冉冉以遒馳帳儀刑之一失將日遠而日非洒掬淚而跪薦愧酹薄而殽晞

祭黃曉江文。

嗚呼木之有瘿石之有峯皆不中材適器匠者無所施其繩削礱琢之功棄捐於深山大澤汨沒泥沙穿穴蟲蟻沮洳蒼蔵之所蔽蒙而其奇形怪質輪囷猥壘突兀玲瓏往往呈露變怪嘯嘍魅而怒雨風至其置之耳目之須摩婆瞻睹則足使人愛玩駭嘆而繁卉溫珉退然自失其可悅之容故好事有力者竭意搜取不忍其長捐山澤而二物者雖其無所用而亦不悲於所遇之窮惟有力與好事所處殊勢故二物之所遇或珍重寶惜於廣囿華軒雕欄瑶砌之上亦或與畸人勝士朝夕徘徊娛遯獨而媚幽忡在物如此人亦有然宜乎兄之懷靈含秀怪怪奇奇非有力者所得而使予之寡陋鄙樸竊取以自快而成乎好事之高蹤惟此形之難久既終歸於澌盡則遇與不遇曾何足介得失於胸中嗚呼曉江今其亡矣奇形怪質既不復存

於山澤精魄靈氣猶將升天入地飛揚光景而變滅幻嚨
予顧嗷嗷然於死生之際哀悼歔欷而不能已其爲拘拘
吝固之人而不足以語造化之大終

祭陳南津文

環鰲之滸而居者殆數千家而以氏族望於其土數姓而
已生於望姓者不知幾何人而詩禮有所承傳產業可以
貽藉者不能數人也於其間有詩禮之承傳者或薄於生
有產業之貽藉者或陋於文若南津所謂兼之者也人生
事情如此亦可自慰然以令子之抱奇好學將旦夕奮跡
發身及其父之見也而今不可得見矣南津之歿豈能無
遺憾令子之悲宜有不可解者嗟呼使死而無知則吾於
南津父子之間將交爲悵之使死而有知則令子之材之
敏而志之苦必能有以自顯其身南津有知之靈當如及
身之存而見之也其又何憾而令子欲塞無已之悲亦在
乎有以自力耳嗚呼載此觴酒非旨而清南津來舉此觴
吾果以死者爲尚有知也

祭長史徐浯溪文

嗚呼公果止於此耶公果止於此耶公以恢弘肅給之才
和易寬博之度溫粹沖挹之容磊落開敏之辨其於酬世
揆物應變成務足以上下皆宜彼此無斁時所謂美職顯

位隆秩穹階以宅名才而償異績者乃公所宜據而齟齬仕路跋疐艱阻久淹百里僅起留曹未涉叙遷輒遭左授趙國拜相之命縉紳交駭不曉何以畀公然公方且以顯晦榮瘁嬰懷雍容笑傲携牒紆紱懽然就道是雖不得效其材於世而輔導賢王守藩謹度共享榮寵以終其身亦足以自同古之不得志而隱於祿者而忽遘疢疾之官未幾溘然不起嗟呼豈惟世之容公者狹不使得逞於仕而天之奪公又迫竟不得永其年吁可恨也某自童稚辱教有同子弟而重以令子與先人連姻之雅情好彌敦[illegible]公之訃實深傷悼念惟尊甫老年哭子之悲令子終天永慕之痛九泉有知應不瞑目然尊甫受禀獨厚強健堅決眉壽無彊而令子賢孝能於大故摧楚之中忍情竭力持家治事以奉其祖而力學好修發聞於時以繼公欲爲之志而泄其未盡之用蓋必有日公亦可以瞑目矣觴酒豆肉謹薦几筵而侑之以此文旣以告公而且以塞公父子之悲公其享之

祭同年蔡西坡文

嗚呼君仕宰百里未爲不達年踰六十未爲不壽有子與孫能讀其家書人生如此亦可以無大憾而予獨爲君有憾者君虛齋先生之子也先生之書四方之士共讀之則

先生之子四方之士宜共愛之而先生之事有待於其子者亦宜與先生之子共爲之然君之弟思毅君以英才登第入仕方淺未有大過當事者遽不能容使其早廢以死君偶不得志於一第受命宰邑亦可以保護憫惜使之漸發聞於時少顯先生之後而當事者復不能容之遽以罷歸何世之待君者狹而所以厚先生之後者太無意也君既不得志歸家益疎於事與世自絕而先生之事有所待於後人者君力不能自爲而人亦無復與君共爲者尤可悲也先生之廬燬於火而不能葺墓疑於水而不能決其徙與否而丁夫人之殯以卜域之故久而未厝先生之像託於環堵之間而尸祝之祠不嚴此皆君之所欲爲而不能無待於共爲者而君遽歿矣其存如是其沒也又尚可冀乎是予所爲君有憾者也予生也晚亦嘗讀先生之書又辱與君兄弟爲同年抱慚無以自釋徒托於此文以爲君悲然君之子孫必有顯者其猶能畢君之志而予之文有可以告人者當有讀先生之書者與君之孫子共爲之君亦無憾其不得自爲也歟嗚呼悲哉觴酒俎牲非足以薦尚饗

祭李母文

觀海而知河觀岳而知崑崙蓋本其所自也某等不及識

夫人而知夫人之子夫人有子二人皆賢有文譬之天球和璧襲美室中豐楠文梓重英林麓然非其有之則亦何以似之哉方夫人守約食貧教二子而俟其成也不以其子之淹晦坎蹟爲憂亦不以是爲子之過蓋知其材之必有遇也及其發跡奮身自致通顯夫人不以是爲子之幸蓋知其材之足以得之也長子憲副君以直道正學忤勢遠時失驗封而出察沅湘沅湘方有兵事夫人能以爲喜力勉其往而不許其迎與次子居于家蓋知次子之能養以慰其兄而不欲以仰事之勤累其子於官次使得畢力於王事以靖寇而息民也夫人於窮達得失家國輕重之間爲有獨見而素計其識有過人者二子之賢信乎其有所自也其等辱交令子夫人之存有可拜之誼沒而哭之於禮爲宜陳牲縮酒既碩且潔而復侑之以詞

江午坡先生哀辭

午坡先生江姓名以達字于順信州貴溪人也先生年四十九歲而終將以稱於修短之間猶未離乎夭也而得專先生之稱其文學風節高一世不係乎齒也先生以刑部郎主閩省戊子試事士之受知而選者以爲先生也以僉事督學於閩士之游於庠業於塾者皆以爲先生矣復以副使督學於楚而楚之士皆以爲先生矣江氏故貴溪仕

族代有聞人父斗峯公與諸父昆弟並以才學爲貴仕先生內得諸其家出則盡友四方之賢豪視碌碌者千萬輩如無也慧敏旣絕人遠甚尤自振厲焯發不欲與流俗伍一時譽者雖盛要以才名相目先生雅不自喜益務矜重以簡倨自持而亦以繩人不爲權力者屈當諭訛交煽易疑且奪之際尤能操飭不變其始人未詎信也久之駭者定惑者解謗者隨以譽而先生之名亦成矣先生最慕李獻吉之爲人其詩文獨宗之其豪毅敢決臨以威武刑禍而益峻大畧相類而先生無獻吉之病也獻吉督學江西忤宸庶人被其搆陷力起大獄爲出廷臣以蒞獄事卒以失官而不悔先生亦忤楚藩至誣以大不敬逮繫詔獄濱於不測而後得放還田里豈其所爲有以近禍者然宸庶人以逆謀覆而楚藩亦以內行不道殺於其子禮義法度之君子宜不爲叛逆斁亂之夫所容先生之所處果爲有以異於流俗其所以得禍亦足以警習偷竦羣懦而不爲無補於世也惜其年不永其學未究其志未行而遽亡矣嗚呼是可悼也夫詞曰先生嘗爲予評李空同先生之文以爲近世絕出謂其人已死而魂魄猶足以華國自爲詩哭之其末云乾坤雙病眼終日望梁臺蓋悲一代文人之不幸其推慕之至而亦其怨閔之深也予哀先生不能復

爲言惟以先生哭空同者爲先生哭今日照臨鄰溪之間固亦當時汴水之上之靈爽耶憂思之歌痛於涕泣世之哀先生者其有哀於此也夫其無哀於此也夫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十六

書

上顧未齋元老

某少無師承師心自用妄意於文藝之事自十八歲謬通仕籍即孳孳於觚翰方冊之間蓋勤思竭精者十有餘年徒知掇摭割裂以爲多聞模効依倣以爲近古如飲酒方醉叫呼喧嗷自以爲樂而不知醒者之笑於其側而哀之也溺而不止已成棄物天誘其衷不即淪陷二十八歲以來始盡取古聖賢經傳及有宋諸大儒之書閉門掃几伏而讀之論文繹義積以歲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謬其

不見爲大賢君子所棄而終於小人之歸者誠命矣愧懼交集如不欲生乃盡棄前之所學潛心鑽研者又二年於此矣若使得當世之大賢君子養深學正爲鉅儒宗如公者而事之質其所疑濯舊聞而開來益則於斯文或可庶幾而賦分蹇薄方操案牘以苟升斗之祿不得專一其思慮而瞻望明公相去之遠如泥塗雲霄邈不可即無復摳侍門闌之日循心自嘆知終不能以有成矣顧惟惓惓之所向方之心異於往日之狂迷冀公之見察而不敢自外故輒書其近日所爲詩文二種數十首以獻於門下伏惟矜其志察其誠而是正之死且不朽

上毛礪菴閣老

古所謂大臣者參天地盛衰之運而關國家治忽之數其在位也則天下以爲重其去國也則天下以爲輕然以其未老之身居不用之地隱然負天下之望而其所以爲重者又在於野此豈偶然之故哉蓋其德學勲業著於已者固極其盛而祿位名壽其所得於天者亦非人所能及是則所謂大臣者故有舉一代而僅數人或越代而不得一人也東海之濵而有明公之大老居焉則夫論今之世者其敢不以爲盛耶某遐方晚進之士以一日受事於茲邦因得修敬以見長者已爲此生之幸而明公不棄其愚曲

加引接幸莫大焉夫稱齊之勝者曰海岱某東觀于海固足以盈視發靈而飲公之德莫知所測不復知海之爲大雖未一振衣泰山之巔景瞻儀範之下固已如見其所謂巍巍然而可仰者矣又何必探日觀躡泰望而曰大觀哉伏自違貳以來鞅掌職事今日始得稍休用是齋心肅慮特修一言之問於左右伏惟鑒其誠而教之不宣

上唐漁石尚書

某少不知學徒有狂簡之志徑行冥趨觸株抵埳失道知返又不得聞大人君子之論指其嚮往猶倀倀乎其莫之雖能追悼既往之愆而卒未有以迓方來之美甚用慚痛悲終棄於當世之大人君子以辜此生今舉朝野之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傳訟瞻仰曰當世大人君子惟婺州唐漁石公一人而已竊不量其不肖思欲一出門下以畢愚志分卑輩後莫由自致蓋常歎而自悲以爲既知其人又及其時而卒不能致此志則是終見棄於大人君子而已不謂明公兼聽廣覽之下不遺猥鄙破流俗之謗議而察之毀言薰耳而不信誣詞盈牘而不眩遠地傳聞腐心刻骨繼之以涕不自知何所得此於門下也人莫親於母子而聽尚惑於三至之言況乎疎賤之身未嘗奉一日掬溜加箒之役於門下而曠然察之若此骨肉之恩等之爲薄

也情至而事不從恐不免於小人之歸且因謬自喜以爲自此或可望收於大人君子終其嘉惠指迷途而就大道謝昔者之悲以竟致其志則爲幸孰大焉是以冒昧自通統辱裁察而進之伏俟下風

與葉洞菴給事

往時同仕于朝雖不及接一日之懽然常於表著之位望見威儀私心起敬以爲是足以當天子之嚴臣而先生竟以直道見斥斥而且廢縉紳之士所共嗟憤不俟僕此時瀆言之也樂道忘勢足已而無待於外則世之嗟憤者雖於情爲正於事爲義然亦豈爲盡得先生之心哉天之生材實難其生之固必有以用之而棄材不用以逆天意則吾君相之責當必有以順天之意而慰人之望先生亦安能終焉宴息於洞菴之中也哉敬爲世道望之久懷裁候因循至今心往跡疎伏在鑒原

與藍北泉御史

先生天下之士也某自結髮入朝則知先生之名而願見焉以年之相後地之相去無由也日者叨命大邦行部東土正圖遵琅琊由莒即墨之郊以至海上求見先生而訪所謂牢山者竟爲向導者所誤問途不審乖此本心不勝悵怏夫不肖雖未由躬謁先生然願見之誠固已積之數

年而始僭通於一旦也先生亦宜鑒余之誠而有以教之毋以其愚而不足與有言也不肖雖愚然所竊者大邦風教之責也先生毋亦爲邦之士憂乎如此則先生當必有以慰余之所望者矣伏楮無任瞻切

與張東州

執事當世之偉人也鷹揚詞苑雄視高舉足使羣羽畢伏衆喙咸戢然則今之蜚聲著藻斐然成名者尚不可以當執事之一顧而謫陋瑣蔑如僕乃辱見取焉何也讀行部見懷之詩推與過當良非所任不知其惡豈非情蔽於所愛耶大册見貽瓊瑰滿握瑩目怡神塵煩頓濯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烏足以言寶哉而默無一言可以附李報礫按愧如之何從劉函山處誦彭彭者車之篇不謂古風既絕而頓續書中復記存賤子豈惟詞足以接古人之聲而交亦足以亢古人之誼何其盛也臨楮瞻切不盡

與林戶部世觀

側聞榮拜南曹私心不滿以爲方今士流文學操行如兄者獨不得居侍從列要近而置之冗曹閒地耶繼而思之其冗也乃所以益閑其力而後安之也其閒也乃所以益充其量而後庸之也而區區以一時一職不滿於心予其爲妄與淺乎哉金陵江左之最美者也余居之不能期年

而去鍾山淮水往往在於夢寐也況得如兄者一同游於其間其樂何如顧今已矣臨楮輒復興懷便中一以所樂告我幸甚幸甚

與丘集齋

病中得讀手教豁然開浣不覺疴之去於體也僕所與君書本出倉卒口占全無倫次且多直致之情豈可令他人見之以重予之不德也承教諄諄大意皆勉僕以聖賢之學欲其和以接物謙以持身朋友之誼無以加矣然僕竊窺尊意猶似未察愚心之所處而循今時之流議也敎惰乖戾皆凶德也僕雖不肖然自稍知爲學數年於此矣豈其迷謬已甚必欲蹈小人之凶德耶蓋孔子言和而不同易以謙爲德之柄然則謙豈足恭苟悅之爲而和乃合汚同流之行耶夫和有所不同而謙必可以自持若必欲狥今人之耳目諧世俗之口語而以爲謙與和吾恐其得罪於聖賢也且僕日夜自檢括其身往往狥人以非禮之恭而回心以從衆之所行而不敢矯之者不勝其多也中懷恐愧正患君子者責其不能秉禮由義不謂尚以不恭不和煩君之教詔也久之君當自知僕誠不敢爲過甚之行也惟是學術疎淺工夫鹵莽志不足以起信而迹易至於招尤此則僕之所當益加體察修身以俟他日萬一之成

而副吾兄惓惓盡規之誼者也近見管給諫奪俸之旨料兄亦在其中薄禄見削知無以堪然猶無他譴足荷上慈也感慰感慰僕邇逼疾患尚未能出兀坐一室與圖書相對雖節序更新塊然無徵會宴飲之娛亦自有一段趣味也臨楮嚮往良不可任

與唐荆川

側見尊公拜南曹郎之報甚喜使吾子隱不違親養不廢學非子之素志也夫而今乃遂也恨予不得在金陵而拘縶於此也令弟計以成婚田園饘粥之事亦不復以累子之力子其樂哉不審比來尊體病否何如何如子之寡欲省事以義理養心而病不愈者未之有也古稱戰勝者肥子已無用戰矣又何所得癯哉余居此碌禄殊愧吾子在菴君去諒能爲一談之由今追昨其過惡之多不勝其可慚赧而悼恨今惟當常存此心益加警察使後之追今其可慚赧悼恨者漸加少庶久之不已少而漸少猶萬一可不至於爲小人而已夫以余之誦習章句忽聞諸君之論其於聖賢之學亦能謬言其梗槩而竊知一二然自槩括其行則未免於小人豈非其言爲空言而知乃臆知也然則由是以知大學之所謂致知者信在内而不在外係於性而不係於物而龍谿君之言爲益可信矣余力本弱資

本下而子往往謬以爲可進是非好而不知其惡毋亦誘而振之也乎益友離居弱力下資愈無所誘進而奮發吾子山中所得宜一一見示無爲獨善在菴君誠良友去此大可悵恨占筆信率不盡此心

與王方南郡伯

違離台光奄忽踰歲而感念德誼依依如昨向者仗公之靈道路無恐以至歷下踐任之後遂及改歲凡百未暇修舉而賓興期近輒復行部而出矣始出之時大患薄力病質不足以堪此勞瘁或增他疾今考閱之事已十畢八九幸而不害殊用自喜恭惟政善民安心用以和身其逢吉遥審尊候萬福爲慰秋仲當涖事棘闈冬初又宜以入覲行頗有不遑之勤然畏此簡書諸侯所以朝於天子而述職者也惟下土之民爲歅望耳聞通衢新亭竟成三鳳之名公之所以敬禮二子而施及不肖之身者真不可堪然僕向者之言亦自可採何終不見聽也前所樹立不足以當公之所表章後所勉策未必有以副公之所期待甚用愧懼然而深頌厚德勒之心中則所以自勉者自是益不敢不力矣使僕將不自力以負公猶有道卿之賢也小价南歸專爲迎致室人東來未必有以辭絕此路聊復爾耳一介行李或有所資於輿馬之費伏藉指揮皇恐皇恐臨書嚮

往別狀更祈留神省察不宣

寄李古冲

昔人稱大臣進退關世道重輕大臣之賢者進則爲世重退則世以之輕其以爲唯其賢也進亦重退亦重今頹風流行之時而有確然秉道持正不可則止如公之退使羣聽竦激萬目掀張知貪鄙之可羞雖頑且懦而亦有廉立之志其爲世重何啻九鼎也吾知四方之士環嚮閩土興言瞻跂真有泰山巖巖之望矣某向者曾托於門下從游一日之雅自公晉用尊顯不敢以廢賤之名塵煩省覽獨於公今日之休慕其有關於當世之重而樂爲天下誦之

重僕之所重異乎蘓子瞻之頌范文忠公云身雖退而名益重者猶以一身之私爲言也公以爲何如

與李克齋

俞都閫人來得聞廣中有交州之警度其事勢不過叛將釁臣不得志於其國逃在海中未有所附而剽掠爲寇耳想無大志異謀廣中兵力未爲單弱既有諸公籌之在上而俞子爲將臨敵制變自有所長當即就底平也每觀當今時勢極爲明盛安平之候而閩浙有海上之師湖蜀有平苗之役廣中又有此警亦似紛紛然者平陂往復亦世界大分限常使小有戒畏不爲無益於盛平而諸公往往

有可仗之才自是世道之隆即如武臣中有俞志輔其人何但一障一牌之用其勇畧不在近時西南名將何卿沈希儀之下而潔已拊下則有古名將之風矣以此推之何得便謂今時無人也此中海上成功頗爲奇偉柯遷之君碩畫妙策有此績効信吾輩之美談然夷人深怨未保永憺華威不萌報復之念否此亦有可慮也弟春來病意稍疎若從此以後益無病則精力尚有可勉學問之事又更妄有所冀於修明之益也老母病已全復得以娛侍想遍家之契欲知也余不能一一亮之而已

與郭淺齋

以僕輩仰感之私則願得長借憲節於無窮然以天下之公論則中臺總憲列省貳卿久矣宜公之居也不謂忽忽及今猶未有所聞焉何銓部諸君子之待當世大賢如此其悠悠也然公德業地望愈積愈崇士夫之所以注仰而爲之不能平者益衆則他日所以秉鈞當軸而處天下之事益有以宜於民人而無不滿之願也不肖視事以來忽及半歲試事敦迫廢時日於道路之間敝精神於篇簡之上殊爲可惜而學業久荒舊植盡落矣如之何如之何向陳道長去便草草裁候至今濶然然向慕之私則無日而怠也賤内東來統蒙遣一价之使護之出關則其施於不

肖者厚且大矣伏紙增戀不悉所陳

與希載林戸部

側聞榮拜民曹私心殊不能平以爲方今士流文學操行如吾少峯者不能以一二數乃不得居侍從列要近而獨置之於此耶又念吾子精敏好學之志累於薄牒程課之間不得以專其力而一其思慮則欲一日脫去縣邑之煩冗宜無所計臺瑣省署之間也黃金之璧置之下邑之市委巷之肆顧者既少售之亦難移而之通都上國四達之衢四方之名商大賈聚而求寶於是則是璧也雖欲自爲斂藏不沽知寶者固將不愛重價而購之矣吾子之去秀水而入民部也則亦離委巷而之四達之衢之時也何患不售哉惟吾子益重其寶爲天下寶之同志之願也不肖平日交游漸就衰薄惟吾子不渝而益篤佩之不能去心顧蹤跡之難并徒惘然於臨楮之際而已

與李三洲

兩賢同時而不相知者自古有之或學術講明源流迥別或事功建立規模絕殊然要兩不失爲賢耳又有兩賢相知而偶以共事意向論議一冰一炭至於事已論罷輒若金蘭此皆古人之所有果其爲賢正不在於事事牽合言勦應也僕於公與淨峯公幸辱一日相與之雅竊知二

公之皆爲賢者也湖中征苗之役一冰一炭僕不以爲怪蓋古人有如此者然不知二公意中能絕無所介而懽若平時否嘗有客過我草堂談湖湘之事云淨峯之功且成者客曰此大非李三洲所喜吾艤然不悅以爲何待賢者之淺大抵俗士無識往往以巳心度君子真可笑也僕既斥客復舉以告公夫異同起於國事而平生契誼不爲之損非公之賢其孰能之僕非知公之深亦不以及也客又有談公與張公一在官中一在家中各絕口不談及前事此雖氣象深厚體段凝遠然又近於有意者僕亦以爲不必如此也不知公亦以爲何如平生惓惓仰慕之心欲公即出以膺當世之責而見吾道之行實如饑渴臨紙殊不得盡伏惟有以教之不宣

與汪直齋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遲遲而負稽逋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秪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諸名家之文爲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爲劣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爲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曆詔天下立學制始盛於郡縣

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曆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爲一代所傳二文要爲差彊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黃鈞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溪二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爲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曾猶爲差貶焉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學之文其難爲工如此況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希有一言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紕繆然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榻數十本見寄尤所望也

與朱祗齋

乂別幸得奉見慰浣罔喻然公歸思方急不能一縶白駒爲信宿之留欵聞緒論以開蔽陋以祛憂寂用爲缺然耳公克養深厚以道自信不爲榮寵關情淹滯遲鈍益見闇然內修之實頹俗競躁之中得公表厲之亦是一時碩果也非佞非佞家慶雖樂而王事有程早晚當促裝所有寄舍弟家報僭以附從者行李知通家之愛不以爲瀆也

與江午坡

疎問久矣若甚闕然徒有此心而已聞兄家居行峻跡高皎然塵埃之外寡與人接既爲潔淨如此其所得宜有過人者僕甚欲聞之也僕嘗愛漢人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之

論伯夷之隘至於舉世可惡柳下惠之不恭則鄉人無不可狎此於人已之間尚不能無失惟恃其間而已耳故僕之所處固不能盡與鄉人偕而亦不見甚有可去之人此吾之所志也以彼二子所造之至猶不免有隘與不恭之弊吾之頑鄙乃欲兼用其長兩去其短宜其各無所得清和之名交失而隘與不恭之訕並集於身也然吾終不敢以此悔其所志惟當咎其修之不勤踐之未實而益勉以求成耳僕所處得失如此聊舉以告以當面質兄必有以教我也居閒讀書觀古人之言得其用心之所存恍然若與其人並世而生同席而議决然不敢狥近儒之是而阿流俗之好此率難以具於書且亦知非兄之所欲急聞者其作爲文字法度規矩一不敢背於古而卒歸於自爲其言此在前世爲公共之物而在今日亦爲不傳之秘欲以語人都無曉者尤思與兄道之昨因幸晤令兄少峯先生稍進其說屬其歸以相告以求有合吾文尚未録往而洪君之作爲之先洪君之文固僕所畏以爲不可及而於古有合者也兄若有契於洪君吾之文當繼往如其不然則當藏之以待他人矣中泗草堂尚缺文字緣未明泗字之義此小節曾畧評之少峯以告肯聽否無限欲言何由得悉

與江少峯

一見之歡何物可喻惟有昔人披雲霧而覩青天之說庶彷彿此晤耳恨公尚帶宦氣忽忽而去使我無以爲歡情不能制遂見於詩策勲竹素之林固是僕事雖知其妄而不可輕自菲棄公則宜宣力清時未得輒言卷懷之計也贈意既具詩中此不復煩悉然公論詩取與猶有與僕乖異者如昨所舉唐君一聯以爲小兒強作解事則吾兩詩之粗陋又何足以入於目而諷於口耶唐君於詩深矣尚蒙小兒之譏吾又安能作大人口語也或者取與之乖顧以僕所作者爲可亦未可知然吾方決是非於公而爲乖異如此雖謬蒙見可僕亦何以自信矣歸見午坡賢弟家庭細談之有所契合可以見示如其未了亦望勿惜往返也所云近作賦一首古詩十篇及壺公山羣公和編均欲得觀之當勿愛也

與項歐東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洪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於治行匆匆之際復教詳至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者所養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此事也來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爲文者不當雜出於老子而當一於

孔氏之言其所及孔老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欲學者一於此而不出入於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非爲老氏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爲文者其義雖正而於識不爲達也文之爲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爲雜南人周任之言每舉於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爲言而於前人之言時有舉焉所舉雖前人之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往迭見於孟子而楊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賢固加於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陋楊虎之暴又不論矣惟其有取於老氏而皆出於孔子此所以爲學孔子者之爲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爲正而豈可以爲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太反而正合非獨文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以語此義則序已付黃生入梓矣先此呈覽僕於此亦自謂不爲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於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毋惜便風千萬之望

與薛方山

方山天下之士也正氣直節爲衆人之所不能而犯舉世

之所不敢聲名橫溢震動時流如鳳翔千仞人人爭覩今天下之人孰不知有方山者而吾獨識之於未有所聞之時故聞方山之所爲卓偉如此既以加慕而亦喜自負也方吾以天下士稱方山於同志之中有知吾者因以慕方山有知方山者因以信吾然亦有不知吾者因以疑方山有不知方山者因以訾吾其時吾之言猶未爲天下之言也今則天下之人皆知有方山而吾之言不復有記者矣僕雖廢於時然進爲於世猶有特達如方山者是彼爲之也吾正何憾況又出於吾之所知而厚者其又何憾區區之心願方山益勉之而已久講方山於家居友朋之間忽逢洪芳洲君乃深與方山相信而推慕講服尤其至者使吾喜而不忘故因其行有此奉寄蓋僕於當世交雅之訊候久無意矣雖方山之在念亦念之而已不復以相聞爲意也以洪君之於方山如此其至而吾又於洪君特至也故不得無以寄方山若夫向往惓惓之心則不在訊問之有無蓋繼此又不能以有寄矣然吾豈忘哉唯方山之鑒之也

復來三峯

莊誦來書於斯文之宗統源派可謂超然有悟而篤信不惑者矣然猥以及於某無所能似之人而直以今之韓愈

歐陽修目之其未暇自愧而竊爲執事失言患之執事於此言其既審而後出乎抑未嘗審於心不顧已之可以出與彼之可當而苟以時俗相譽悅推美之道施之耶其無名位於時廢放幽陋無以致人之諛而執事又非諛人者其爲此言宜已審而後出也以韓歐之魁傑卓偉巍然負當時之望然始而駭中而疑唐人之於韓也不悅者譁而攻之宋人之於歐陽也如其者又能免於疑駭而譁攻乎哉執事之學博通古今上下數千百年之間貫穿淹該識足以知其得失其論於文自不爲謬然非今之所謂得勢有力人也其爲此文既名位聲跡不足以動人而執事之論吾文者又處地卑約無權力氣勢可以奪世人之好而定其是非而吾二人者乃欲交相恃以爲重以他人觀之不哂其妄而誚其愚者鮮矣此其所以既知自愧而重爲執事患之也自是以後其當益進其所知執事亦勿沮勿惑益篤其所好毋第嘵嘵曰韓愈歐陽修云者庶乎彼此可以無愧且患矣既以自厲因以堅執事之意亦以報雅道之萬一也

與安潛陽

承不遠三千餘里特使見存屬以文字之事其意良厚而誼亦甚高自度非鄙陋所當蒙也久留來使竟從容旬月

勉竭思慮於文或有可觀者今乃若此又悔不如早落筆免淹使者茲乃重增一愧矣請文厚儀謹以奉還僕非爲廉也平生門戶甚寬於辭受之際不能爲狷尋常交際如今人所謂接以禮者猶多受之況於請文之禮固未嘗辭也而乃介於潺陽數千里惓惓命使之所委者乎凡僕所謂受其請文之禮者皆爲其父祖大事或自名其堂室而乞記之類僕爲之文則爲有寵於其人之先與其身故不可不受之以副其誠而不宜爲拒也若潺陽所請序乃有宋曾南豐與今唐荆川兩先生之文此吾黨之同願斯文之義舉僕於此道非但有勉又最留意苟得聞之欣喜滿意將爲同好致謝於潺陽今乃以作序之故受禮非獨無復廉隅且是都不有意氣也幸鑒此心請勿訝其爲拒又請勿譽其不取文粹刻本甚精足以知情雅好事之所用心其中尚有訛字暇日得荆川先生一閱正之更無憾矣荆川集刻成併文粹肯多寄數十部不必甚佳紙但多取數部蓋欲廣惠海濱士人使讀之倘讀之者多得有知焉則於潺陽刻書之本心爲得而其功不小也未由相見欽企高風情與簡馳

與陳南郭

與南郭別後每會林龍湖及黃載明諸友語中未嘗不及

南郭也諸生學不長進僕意亦稍倦既無巨力足以變動又因其不進而怠以輟此僕之過也然僕方尚友古人以求少進日不暇給何暇緩頰掉舌爲不知者強聒以增其惑而重僕之不德哉數年之間披腹露膽直指剖視爲諸人說既無契者反以召謗起訕僕非懼此而輟也直惜夫苦心破口微詞奥義盡作讕言長語爲足恨耳彼不知者何足怪而僕乃遇暗投珠對瞽炯炬豈所謂待其問而告因其疑而決之之宗旨耶蒙示書猶以此見問深用自愧聊布所以庶知鄙心耳近日卜得新居在城隅西曲門巷深悄園林蒙密終日寂無人聲不異山野之居以去市廛稍遠親友非特相訪者不得使跡見過以此應接漸簡讀書養性殊有餘裕惜執事不及一游耳小詩數首寄往清覽閒居娛戲翰墨所作頗不少不能盡録聊以此請教耳

與林二山

世上許多漏缺敝壞急須補塞整頓有人足以爲之而顧使之久袖手以傍睨不知天意世道畢竟如何其終於此而已則吾不敢知如其不終於此則何不使其人早得爲之乃欲待其時已過而力愈費何也不肖所以汲汲於公之未起蓋不能忘情於此豈以中丞爲未尊自中丞以上尚有高官之可榮而足爲公重哉天下事但使當局而爲

之者與側坐而觀之者同心則無不愜人意不肖之談蓋側坐而觀之者空談耳聊爲公發之知不以爲狂謬也向往之誠日來益切何由一見長者悉所欲言

答鄒一山

吳氏二子舍其母儿筵之哭而求謁於人以爲爲母則朝夕之奠已曠矣使能得金而歸可復補乎以爲爲身則吾未聞舍母之殯而遠謀口腹於人者入門相見令人惻然悲尤赧然慙二生乃衣冠游學校者而所知若此豈不大可愧哉雖爲貧所迫何至如此西川公尚在郡過三月而來豈爲晚耶兄既不教之而又資之以啓來尤非吾所曉也故深喻而責之使即歸矣其所以求於西川者僕不免爲之出口正使西川公果有意又不在二生之來不來也兄以爲何如然吾能教之以禮而不能大有以助其費二生方急於費而未暇問禮則吾雖愛二生自附於以德而彼豈能以吾爲愛耶二生之知不知非吾所問惟吾所以愛之者自當如此耳兄以爲何如頃專遣人往候想已見兄茲不他及惟復此一事云耳亮之教之

與俞虛江

海上消息久不聞真殊用惓惓使至得讀尊札及詳觀前後文移與平夷圖說躍然以喜堂堂正正之聲震疊島外

使蟲蛇沮茹之國知有中朝天威則所誅者一范子儀邇
寇而其功乃可使莫氏有國之臣民畏憚馴服益堅其效
順之心此爲有勞於時矣烈丈夫出身兵間將以勞定國
則事有大於此者什百想在虛江不以此勝自喜聞即日
移兵珠厓此一種落依憑阻險蕃育醜類根固穴深恐難
卒勝不比海上之戰可否易決也願益加慎重以副軍門
之託彼中有總兵沈希儀誠一時名將其勇毅智畧有特
過人者僕在仕日好問廣中事知有此人久矣近又從友
人唐荆川太史先生處寄至所爲沈公戰功傳益慕其人
唐先生德學重海内文有古法不輕爲人作以此知沈公
信名將也既與同事必易成功渠老於廣中視虛江新涉
其地生熟決不同凡事可以咨之耳僕於文不敢讓唐先
生待虛江功益多吾亦當爲作一文字可與沈公並行以
有明於世也惟勉之吾已此筆以俟臨紙及此令人氣壯

寄蔡松庄

近見行取報於學職中所取甚狹然三人之中不見兄名
以余之意使盡天下所取學職惟一人宜未能舍兄而彼
三人者乃能越兄見取豈世誠多材如兄之賢尚有出其
上者三人耶抑當路者自以其意好取人彼三人者未必
能賢於兄也取不取於兄未有損益而兄之可取者固在

也次年春當勸駕上春官且以其學薦南宮對明庭豈以一取爲兄之遇哉知兄之不汲汲於此也聊以私懷當時所擬議者述之於此以爲遠道相問之語且以見余之知兄不以世所取舍爲重輕又以堅兄之志云耳余家居不忍獨善時以其所得於心合乎聖人而不同於世儒者詳爲後生講說而無志之士大以爲驚無識之士反以爲笑既於人世無所變化開益而其身復爲譏誚之標的雖然此亦足以自考其學之未至而道之未成以益勉而進焉又足以自信其不諧於俗者同理之證不恍於衆者好古之招而斷乎不以自悔而輟其趨好也何日見兄爲兄一論然恐兄亦未能信惟當不爲驚笑耳大抵此學無兩可並是之機不信則必驚且笑兄不知當審擇何向耳臨紙極有不盡之情徐君行得一相講亦客中之樂也

寄李古冲獄中

方公之在位人莫不仰其大行而其必得奇禍僕獨心知之嘗以語諸人亦嘗以私語吾弟顧其身賤也言之無罪而不能使公聞之也僕何以知之以公之行事在宗社君父知之也未有大臣以身殉　宗社君父不恤利害不計德怨一意以士習吏治爲已責可以安然遂志成功而無禍者也及公之得禍人莫不以爲不免而其決不

死僕獨心決之嘗以語諸人又嘗以私語吾弟顧其身賤也言之亦無罪而不必使公聞之也僕何以決之以公之心事在天地鬼神決之也未有大臣忘私殉公不以一舉措干犯天地不以一志念欺昧鬼神而忠久不白於上竟墮讒搆陷罹非辜者也肅肅之歌所以代古人而爲之言深厚委曲其章之卒詞論者所謂尤得古人之心不知於公之心實獲否觀古人神明其德於憂患之餘示精闡蘊于卦下之繫言爲之傳者三陳九卦明所以處憂患之術終於巽之一言文王之學惟仲尼爲能知也他日公倘得賜還里居僕將命駕訪見於似樓几席面得叩公獄中念咎反身精藝獨覺之所得如有合乎稱隱之微權則在在下靡不可行無復驕憂僕竊可因所聞而有以自發矣悲憂之蹙憤激之情皆不足布於左右然公亦一覽而棄之可也

與李惠州一泉

羅浮天下之名山也僕嘗有意往遊而薛中離先生以正學聚徒歷選名山而定精舍於羅浮僕亦欲就先生稟學焉欲往之心無日而忘今執事佐郡可以爲東道主人益思一往徒以病未能也惟此心不忘則此遊終當不負耳因風相報且訂後期當努力圖之

與吳泉濵

僕爲此文以授佩甫君使刻石納壙中佩甫讀之未畢涕數行下哽咽不能出聲幾於自絕爲廢其讀讀之三四而後能畢每讀皆飲泣欲絕以爲道其情事如探其肺腸胃膽而所以寫其親者不獨神志如存形貌亦宛然其目矣夫孝子不忘其親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所嗜思之之極其精誠之專而猶不得見而一讀吾文則其人忽然在前而居處笑語樂嗜皆是蓋文之妙如此昔少君致李夫人於帷帳燈燭之間使武帝真以李夫人爲生也文亦有是與然非佩甫君之孝亦安能於吾文中輒見其親之悲之至於如此極也公既深愛佩甫而尤好吾文故聊往覽而併道佩甫之所感於斯文者使知吾文未足好而佩甫之孝爲可重也

答李克齋

伏誦尊教有感於時事之難而致悔於出處之際今日之難當不待出而後知若以難而竟不出則世何所賴矣公疑此出非鄙所聞也觀尊旨所謂難似介介於晚淺者之言夫今之最難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舉道揆法守而盡棄之志士仁人欲有爲於外上則苛責儀物而不考其功廟下則應以貌文而不勉於職守敗壞流放山隤河決矣

故實意難孚實事難立惟有苟且與欺蔽二端罔上狥下可以無患若使上下之間道法未廢事功建立如其意之所欲雖百十言者益足以自得而明彼之不知量耳此非鄙之所謂難也今日劇病爲宜急治者惟多兵一害使多兵足以制賊雖廣費烏惜自南方用兵以來竭民膏血以給軍實幾剥膚及髓矣曾有操一戈向賊者乎今日之兵蓋爲置將設戍事勢不得不有之其應募而來本無敵愾死義之心官亦姑具之以威形壯容未嘗敢倚以執訊捐軀之用也知其不可用又不可不有則必無務多慎汰而精練之已矣汰之慎練之精未必有一戰之用要以省費爲利則吾雖未能除賊以安民亦不用兵以朘民矣彼言者固激若其兵多費廣之云似不可不探其意而善行之也吾不見浙直用兵之如何以閩中所見推之殆相類也兵之不向賊者既不能殺之以示法猶曰吾一金之給本不足以得其死命若軍職自百戶以上至指揮等官固國家二百年養之而責以死者逡愎逃憒不誅之撻之而復爲之掩護匿罪而僞功其將謂何甚所不解以目所見民迫於征輸皆思爲賊且知官府法度紀律如此將相勸爲賊矣不肖兄弟私相謀議未知一安居之地大事未襄襄事尚欲他徙今日四郊又告急夏間景象又至恐此冬伎

倆復有醜於夏來所見者其將若何不得公開府於閩閩人真無福然公在彼僅保全一路何日入朝謀謨國議有以保四方則吾亦在一物生全之數矣悲歎之衷非面何由悉真無可開口處惟願公自重以濟明時天忽寒紙筆不莊草率望亮

與陸北城

臨漳多士重以晦菴先儒曾爲郡於此芝山崇祀廟貌儼然執事爲師於大同臨漳皆先儒過化之地其所遺亦非偶然惟望端已率人倡明正學與臨漳之士共勉於道斯文之光也鶴峯蔡先生誦法晦菴動有矩法雖其已老不可致至郡中爲後生表式執事尚當屢造其廬考德問業以爲教人之助也

與黃雪峯

積仰之久忽奉翰教何啻從天墮下也古調希聲不入俚耳公所自喻僕獨知之然高山流水要必有能聽者何必破琴而後爲高也鄙人素抱弱疾今年迫五十遽爾衰憊精神智慮遠不迨前書冊且難屢親況筆硯營搆之勞哉承松滋候問不能從之游矣

與張秀才

二生來傳示尊意託於他事不欲屬筆如此則孰能代此

筆者是執事之意不欲爲此而託以辭耳竊謂此等事雖是好事然實無所利於其父母舅姑之家故出力以爲之發明者少而此烈婦之父母舅姑皆常人守陋安舊非能出力求爲此婦發明者吾輩正不當以其不求而忘也蓋發明節義以裨風教乃吾輩有識者所能而不宜責之守陋安舊之常人在執事不當以其不知託重而忽其婦也若以爲其婦事未可發明則此婦自喪夫以來立志堅定必踐其言卓然昭明如揭日月不可誣亦不可掩執事亦必問之審訪之真更無可疑矣若以郡博士駁語爲疑則此乃文移當然且其覈之嚴乃所以使其事跡之著也無疑駁之復乃所以使其文牘之行也有據不獨事體當然而且尤爲有意於發明也執事亦何用疑焉如不以爲然請面質之博士必以僕爲先得其心也幸毋忽

與王杏里

臺省衮衮皆健翮捷足橫飛直上公獨徊翔蹭蹬鬱其台鼎公輔之望而踐歷數省之藩臬直道方守之不宜於時良可慨也風靡瀾倒之時得公支撑其間雖未大用而挺然爲風中勁草瀾際底柱其關係世道亦不淺淺也少石公往共一堂之治可謂臭味之同者然以公之高明在皇極之中之學必克之以柔則與少石爲僚朝夕嗟切觀感

之耶宜不少蓋此公沉潛者也二賢共治楚岳之政可躋於平康矣敬爲公誦之鄙人年迫五十多病積憂之餘茹然無一用之躬聰明不及前時而道德終負初心矣何足爲公言也洛陽萬安橋記不知有榻至公處者否茲録一通往覽向許爲老母作壽詩携吾軸以去公豈忘之耶抑不欲作耶然鄙人則甚欲之而未嘗一日忘也

與劉白川

閒居日久於世日忘雖心所記注如公亦且半如夢中忽唐舍親至收得翰教何啻從天墮也喜慰曷踰唐君固可人然公所以誘奬之者過其涯分雖唐君自知感而推不肖之故以及之僕亦不敢不知也承惠妙杯年來飲水蔬食與麴生聖友訣絶交之書此器無所用之惟襲藏櫝中時取以爲玩求故人之好耳附唐君人便草此告謝何由晤侍徒切瞻注

與王洛川

唐都閫舍親至家收得劉惠浣慰之懷良不可任覯洛川藩臬所至之跡邊關之險阨駹僰之荒遐皆備嘗之矣有用實材要當於此閱歷他日望深位高經綸天下至險至遠之事皆如身履目到與不知而妄意之者别矣故僕不爲吾洛川歎勞嗟外而切有望於洛川也鄙人閒廢已久

多病積憂之餘精力遽減未五十而先衰韓子所云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有負其初心殆謂我矣殊無可爲吾洛川道之也

與紀郡博

此郭生仲實之文也僕方食時得此文爲之輟筯而讀讀之愈喜因而忘食人報食寒者數四不自覺也卒爲讀此文竟廢食矣好文字不但令人目饜亦令人腹饜信奇事也僕閱此生之文五歲之間一歲一進茲又將益進而不已耶凡後生小子僕見其進者有之未有老成之士猛進如此者惟在京師時見黃三峯公老而益進然三峯不過於文進耳不如此生之進於理而兼於文此事尤可以勵後生不獨其義理純明經學精到可爲後生法式而已然今浮誇之習方盛剽竊之工熾行不但見此生之文未知何物且將併詬不肖之評以爲腐語矣惟公深於經學而論文又具上乘眼故以呈覽庶與我同好自可快矣凡今人爲文而無明者賞之則爲文者不樂有明者能賞而無同者則賞者亦不樂故僕求與公同而非以重此生也倘有不合亦希示及貴庠諸生文想以收齊得一借觀尤望

與鄧寒松總兵

屢承遠惠情文備至貴不忘舊如公者不但武畧軍功與

虛江媲美而德誼亦相當也猥鄙僭受之第以顯公盛節不自知其可愧耳不肖爲手足之愛憂患薰心至於成疾彼兇人者徑斥賤名及東臺舍弟名形於訟紙當路亦頗受而峻行世衰政失此亦一事夫不肖家居久不能無得失於鄉人誣善之詞流浮之語交搆而肆行猶可委也僕亦宜置之不足介獨東臺舍弟平生行誼居官居家處人處已遠怨好修僕所畏者罷歸以來尤自檢敕不墮壞彼進雖不見容於朝退猶將有以明於野乃遭此誣海良可恨也觀其意甚憤鬱僕每寬警之謂此橫逆之來惟自信以理付之不憂不懼若夫鄉人羣駭交訕以爲至辱則尤以置之度外耳所憂者道皆舍弟身之免與不免事之明與不明尚未可知公與道皆交雅如兄弟以氣義相期許昔人云雖慈母不能信其子兄豈得以苟信其弟然爲盜殺人亦決不爲也吾獨怪其以小忿微利與兇人爲仇釀成今日之禍則有可恨耳公意以爲何如吾平生天性之篤視此真不能爲心然亦當安命盡分以聽有司之明餘無以爲力也頃曾以控克翁不知肯爲我出力否白川公未能相聞倘豪傑之氣以天下爲心則僕亦宜可以得力於海內之豪傑不必僕控之也數日間正病聞虛江逮繫赴京此事凶吉未可知未敢遽以爲戚惟閩地盜賊四起

殺戮數萬人俘掠而去者又若干萬所過焚燬赤地而天
旱異常粒粟不登此所知者泉也想福興漳皆然福之急
更甚惟上郡則不同耳復有言浙與淮揚賊亦數萬者事
勢如此其將若何公雖善將而無可用之兵竊爲憂之望
努力好爲之以副委任之重正謂泉自盜警以來士之才
者民之良者横死於鋒刃不知其數有司莫有測然引咎
而恤收者顧獨一究人之死妄執仇口訛言而果於傷善
害正吁亦怪已聊爲相知披盡他不復嘵嘵也賢郎行不
及一面而别甚覺缺然力疾具此不次不莊至愛亮之

刻遵巖文粹跋

余昔稟學家大人得遵巖文數
篇讀之私惟
明興文教幸新作者無慮數十人
而根極理要能道其中之所欲
言以自成一家則遡宋方二公以來
此其尠見者蓋先生才識超絶
博綜諸子其所推崇者惟有宋

曾子固焉故其爲文實與之相爲
馳驟余心竊嚮慕焉迺以無由覩
全帙爲恨入仕以來盡購得諸刻
本併錄其家所藏近稿數卷公
暇之餘肆力繙閱犂然有當於心
者輒抄之積久遂成卷帙馳驅南
北挾以偕行時之展玩一二以自慰
庚午歲督運淮揚余同年友陳
君叔玉甫過余閒出示之課相許
可且勉余捧之以與懷鉛之士共而
未能也洎來守常郡每見縉紳
先生談遵巖才名不輟口而庠之
士亦亹亹爲余道之蓋先生曾以
微譴由吏曹出爲是邦倅故其流
風餘韻至今猶有存者夫以先生
之文爲海內所共宗要不特晉陵

人士已也而思先生者惟晉陵爲尤
甚是宜刻之以慰人士之思且以副
陳君見勉之勤而敢余平日嚮
慕之私云爾若以爲謬有所刪評
則余何敢任焉何敢任焉
隆慶壬申歲春仲閩三山施觀民
書於晉陵之多稼亭

北京圖書館藏